

天涯侠侣

台湾 卧龙生 著



26

独
本
收
藏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“天马霜衣”中提及林寒青运集全身功力，和那奇热对抗之时，只觉奇热在全身流动，难以抗拒，但这般置生死于度外，松去功力，任凭那奇热蔓延侵袭时，反而觉着忍耐之力，大为增加。但觉腹中的奇热，一阵强过一阵，神智逐渐被烧的晕迷过去。

待他由晕迷中清醒过来时，东方天际已泛升起一片鱼肚白色，不知不觉间，竟在这荒凉的草地上睡了一夜。

晨露和汗水，混合在一起，湿透他的衣履。

林寒青伸展一下双臂，缓缓站起身子，只觉有如生了一场大病，全身软绵无力，挣扎着爬起身子，辨识了一下方向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他忽然惦念起那阴阳罗刹起来，只觉茫茫天涯中，只有那一个知己，他必需赶赴那唯一的友好约会，因为，从今之后，也许永远无人再和他订下友好之约。

他不知何时何地，那如火焚身的奇热，再会发作，也无法预料能否在相约的时间中，赶到那约会之处，但那约会，和那丑怪的女子，此刻却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。

李中慧那娴雅的风姿，白惜香那楚楚动人的娇态，在他心目中，都已是明日黄花，如果还有些什么，也只是永远埋葬在心底深处的一段往事。

毁容后的自卑，是他觉着自己和人间有了一段深长的距离，只配和那被世人视为丑怪的阴阳罗刹相处一起。

这是一段艰苦的行程，沿途上那奇热复发了一次，但他已不再运气抗拒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才到了和阴阳罗刹的约会之处。

只见一个长发披肩，身段美好的女子背影，正坐在那块大石上，呆呆的望着晚霞，神态是那么安详、娴静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姑娘，在下身中热毒，行动不便，不能如约赶来，但我已尽了最大的心力了。”

那背影缓缓的转了过来，启唇一笑，道：

“林相公。”

林寒青看清了那张面孔，在晚霞映照下，娇艳若三春花、柳眉、瑶鼻、大眼睛。

他揉揉眼睛，仔细看去，口中茫然说道：

“你是白姑娘？”

那女子缓缓站起身来，嫣然一笑，道：

“嗯！林相公，我是白惜香。”

林寒青只觉脑际间轰然一声，全身起了一阵剧烈的抖动，说道：

“你怎么还认识我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为什么我不认识你？”

林寒青伸手摸着脸上突起交错的花纹，说道：

“我不是变了样么？”

白惜香星目流转，打量了林寒青一阵，道：

“你哪里变了，还不是和过去一样？”

林寒青茫然说道：

“这就奇怪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奇怪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那西门玉霜，在我脸上用刀子刻了很多疤痕，还涂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颜色，怎么还是和过去一样呢？”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可是很害怕自己变的丑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纵然是生的丑些，也是没有关系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这就对了，那西门玉霜纵然能在你脸上留下很多疤痕，涂上五颜六色，但她却无能改变心中所思，匹夫不可夺志，难道你为了你自己变的丑了，就迁恨人间，改变了志向？”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道：

“我没有这么想。”

白惜香娇媚一笑，伸手拍拍那大石头，道：

“你坐下来。”

林寒青趑趄不前，迟疑良久，才前行两步，席地而坐，道：

“我坐这里也是一样，姑娘有什么指教，尽管吩咐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你不肯和我坐在一起，可是觉着自己太难看了？”

林寒青讪讪说道：

“不是……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那是因为我太好看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姑娘娴雅高贵，实乃瑶池仙子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你只是看我的外形而言，如是我有一天，也被那西门玉霜毁去了容貌，你对我是否还像现在一般？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道：

“如若真有那么一天，在下自信会对姑娘更好一些。”

白惜香盈盈一笑，道：

“你现在已经对我很好了，那时，要对我更好，也就不论什么事，都依着我，宠着我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正该如此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

“这么说来，我比那李中慧有福多了。”

林寒青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可惜在下这副尊容，实不便和姑娘常处在一起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如是你仍然是那般潇洒英俊，世上女孩子，个个都对你喜爱异常，那也用不着我白惜香来……”两颊一红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林寒青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

“姑娘的盛情，在下心领了，只是我林寒青别有所谋，有负盛情，在下这里先行谢罪了。”抱拳一个长揖，回头大步走去。

白惜香幽幽说道：

“你站住。”起身追去。

林寒青行了几步，突觉丹田热气泛升，迅速的向全身散开，霎时间，头重脚轻，步履不稳，一跌倒在地上。

白惜香急行了几步，已然有些娇喘，林寒青摔在地下，她似是自知无力扶起，缓缓向林寒青身边坐了下去，伸出纤白的玉手，按在林寒青左腕脉息之上，柔和的说道：

“你病的很厉害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我不是病，是中了别人的暗算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什么样的暗算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我吃下了一种奇怪的药物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内腹中就发
· 出一股奇热，很快的遍布全身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可是很难过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全身如置身在大火之中，姑娘快请离远一些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现在，奇热已经蔓延向我的四肢、百脉，再过片刻，我即将被那奇热烧的神志晕迷，那时，只怕连姑娘也不识得了。”

白惜香突然探手入怀，取出两枚金针，刺入林寒青的穴道之中。

她这金针过穴之法的奇效，两针刺下，林寒青顿觉奇热减去了不少，心中大感惊奇，暗道：这白惜香果非凡响。

只听白惜香柔声说道：

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姑娘妙手回春，纵然是华佗再世，扁鹊重生，也是难以及得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

“夸奖！夸奖！那奇热可是减了一些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减的多了。”

白惜香眨动两下圆大的眼睛，笑道：

“今夜的月色一定很好。”

林寒青抬头看看天色，已是暮色苍茫时分，天际间已亮起几点星光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天已入夜，何以那阴阳罗刹仍不见来，难道她来过又去了么？想到黯然之处，不禁长长一叹。

白惜香道：

“你叹的什么气？可是因为你要会的人，失约未来么？”说话之间，又拔出一枚金针，刺入林寒青的穴道。

林寒青浅浅一笑，道：

“不错，我是来会一个人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人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我不知她的姓名，只知她的绰号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那你告诉我她的绰号。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她叫阴阳罗刹。”

白惜香凝目说道：

“阴阳罗刹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女的。”

白惜香盈盈一笑，道：

“她可是骑着一匹黑马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不错啊！你见到她了？”突然间，心底泛升起一缕疑念，暗道：这白惜香怎会这般巧的到了此地，守在这荒凉的原野中。

只听白惜香娇声笑道：

“我瞧到了一个长发飘垂，身着黑衣的女子，骑着一匹黑马，绕着这白杨树行了一匝，然后纵骑而去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唉！她定然是来找我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她当真是没有一点耐性，如是她肯多等上一刻，岂不是见到你了么？”

林寒青望望白惜香娇美之容，想想那阴阳罗刹的丑怪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

“她不是没有耐性，而是因为她不愿见到你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为什么？我们无怨无仇，素不相识，她为什么怕见我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因为她生的太丑，不愿瞧到像你这般漂亮的姑娘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因为她太丑了，所以，你才很想念她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就算如此吧！同病相怜，这也是人之情常。”

白惜香又取出一枚金针，刺入了林寒青的身上，道：

“你可知道，当今之世，除了我白惜香，无人能够解得你身上热毒。”

林寒青想到那热毒发作之苦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

“那热毒发作时，虽然痛苦，但在下也不能因此失信于人，我已经答应了她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答应她什么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答应和她一起去寻找一位前辈奇人的遗物，学习武功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

“你不怕她骗了你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在下相信她不会骗我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只因她生的太丑了，所以，你就全心全意的去相信她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不用这个那个了，你说不出第二种理由出来……”她缓缓转过脸去。

待她转回头来，已然是变了个人，那娇美的容色，变成了一个淡金色可怖的面孔，笑道：

“我这样，比你那阴阳罗刹如何？”

林寒青凝目望了一阵，道：

“其丑在伯、仲之间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这是一个人皮面具，我可以戴，别人也可以戴，我想不出，还有那一位前辈奇人，在人间留下武林秘录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这话倒也有理，如若那阴阳罗刹戴的是人皮面具。

但闻白惜香柔声接道：

“我虽未和你那位罗刹姑娘见过面，但我可以料断她必是戴着人皮面具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你怎能如此武断？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你如肯听我的话，很容易揭穿个中真象。”

林寒青被她勾动起好奇之心，说道：

“如何揭穿真相，还请姑娘指教。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你只要暗中留心她的生活举动，就不难查出她是伪装，不过，你不能让她发觉了你的存心，一不小心，即将使苦心付于流水。”

林寒青心念一动，无心再听下去，急急说道：

“姑娘之意，那阴阳罗刹，还会来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

“也许我前脚离开，她后脚就到，也许她过两三日再和你相会，但你可以放心，你那位罗刹姑娘绝不会抛你而去。”

林寒青只觉那白惜香言中满含玄机，但一时之间，却又思解不透。

白惜香默默取出金针，刺在林寒青各大要穴之上，每刺一针，林寒青就觉着奇势消减了很多，白惜香刺遍了林寒青二十四处大穴，林寒青立时感觉到身上余热，已将散尽，通体舒畅，睡意上涌，不觉间闭上双目。

朦胧中只听白惜香幽幽说道：

“好好的睡一会吧！醒来再服下我放在你头边药物，那奇热即将会慢慢的消失，至多七日，快则三日，你就可以复元了。”

她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

“我一向轻淡生死，虽然我明知死亡之期，但却从未放在心上，可是，现在我却不想死了。”

林寒青虽然睡得迷迷糊糊，但尚未全然入梦，神智犹醒，把白惜香每一句话，都听得十分清楚，听到她不想死了，突然插口接了一句，道：

“姑娘能够不死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白惜香缓缓拔下她身上金针，每拔下一枚，林寒青的睡意，就增浓了几分。

林寒青睡意转浓，神智也逐渐的沉迷过去。

隐隐间，只听白惜香说道：

“我要走了，余下的事，自会有那位罗刹姑娘给你善后，要劳她的玉手，来服侍你了，你如想享些艳福，那就装作病势愈重愈好，她会深情款款对待你。”

林寒青朦胧的意识中，隐隐感觉到那声音顿了一顿，又道：

“今日一别，或成永诀，你如怀念我，两月内，请到太湖埋花居中找我，记着，太湖埋花居，唉，如是你不愿见我，那就算啦！”

话至此处，消失不闻，林寒青虽然很想挣扎而起，但他却无法抗拒那朦胧的睡意，意念一闪而息，沉沉睡熟了过去。

待他醒来之时，景物早变，发觉自己正睡在一张柔软的榻上。

室内布置的十分雅洁，虽然是竹篱茅舍，但却打扫的窗明几净，锦被绣帐上，散发出一股幽淡的清香。

林寒青流目四顾了一阵，突然想起白惜香临去之言，不由伸手向枕下摸去，只觉入手处一片柔软，那里有什么药物，不禁暗暗叹道：我由那荒凉的草地中，移来此地，只怕早已

把那白惜香留下来的药物，弃置荒野了，此室幽香淡淡，锦帐绣被，不似男子卧室。

正忖思间，突然一阵娇笑之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林兄好些了么？”娇柔清音，动人至极。

随着那娇脆清音，缓步走进来一个身材美好，面貌奇丑的少女，正是那阴阳罗刹。

只见她手中托着一个玉盘，莲步轻移，缓缓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微笑，露出一排细白整齐的牙齿。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坐起了身子，道：

“有劳姊姊相救。”

阴阳罗刹笑道：

“快些给我躺下，你病势尚未复元，挣动不得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我现在觉着很好，全不似有病模样。”

阴阳罗刹叹息一声道：

“我因事耽误，直延到深夜二更才赶往那约会之处，见兄弟一个人卧在那荒凉草地之上。姊姊只好擅作主意，把你扶上马背，驰返姊姊暂居之处。”

林寒青急急说道：

“这可是姊姊的闺房么？”

阴阳罗刹道：

“不错，除了你兄弟之外，姊姊这闺房之中，还未曾有过男客。”

林寒青急急说道：

“叫小弟如何能躺在姊姊的香闺之中……”一面说话，一

面挣扎下床。

阴阳罗刹伸手按着林寒青的前胸，笑道：

“你身染重病，不易行动，只好暂时从权了。”

林寒青觉着她按下的力道很重，只好乖乖的躺了下去，说道：

“小弟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心中却暗暗想道：白惜香说她早已赶到那约会之处，她却说深夜二更，才赶到约会地点，两相权衡，倒是那白惜香的话，可以相信。

只见那阴阳罗刹，缓缓把手中玉盘，放在榻上，玉盘中放着一只玉杯，杯中满满一杯碧色汁液，也不知是酒是茶，阴阳罗刹伸出纤白的玉手，端起了玉杯，笑道：

“兄弟喝下这杯万应解毒汤，有病医病，无病也可强身。”左手一圈，扶起了林寒青，右手端着玉杯，直向他口中送去。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这杯中究系何物？甚难预料，但眼下形势，又不能不喝，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下去。

只觉一股寒凉之气，直深入丹田之中。

阴阳罗刹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好好的休息一天，让药力行开，明天咱们就可以上路了。”

林寒青心中愁若，口里笑道：

“多谢姊姊关怀。”

阴阳罗刹笑道：

“你是我唯一的亲近之人，怎么还是这般客气呢？”

林寒青心中突然一动，问道：

“你可知道我生的什么病么？”

阴阳罗刹道：

“不知道，但我发觉你身上很烫，这病势发作了，定然是全身发热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猜的倒是不错。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你让我服用的药物，可是专解热毒的么？”

阴阳罗刹道：

“何至热毒，而是可解百毒，不论你病势如何沉重，我相信都可一剂除根。”

林青寒道：

“有这等事？”

阴阳罗刹笑道：

“姊姊还会骗你么！唉！我虽然生的很丑，可是一生中，从没有服侍过男人，厨下作羹汤，捧药问郎疾，你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个侍候过的男人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可是因为我也生的很丑么？”

阴阳罗刹道：

“我不知道，但我想这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原因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如若不是我的面貌很丑，或是你生的很美丽，咱们就永不可能再一起了。”

阴阳罗刹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不用想的太多了，好好的休息吧！也许有一天咱们能寻得一种奇药，使你我都能改头换面，变一个人，你变的很英俊，我变的很美艳。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真有这么一天，只怕咱们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

阴阳罗刹道：

“只怕什么？”

林寒青一直留心着她脸上的神情和肌肉变化，希望能够判定她是否戴着人皮面具。

可是阴阳罗刹那半脸红，半脸白的颜色，掩去了她神色变化，很难看得出来，她是否戴有人皮面具。

林寒青长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如果真有一天，寻得了易容药物，咱们都变了一个样子，那时，和世人有何不同？面对着世间无数的俊男美女，谁又有保证此心不变？”

阴阳罗刹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你是怕我变了心呢？还是怕你自己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我。”

阴阳罗刹似是陡然间被人在前胸处打了一拳，全身一颤，手中玉杯，突然跌落在地上，打得片片粉碎，双目中神光闪动，凝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道：

“你很自信，为什么你不说我变心？”

林寒青道：

“如是你变了心，由在下承受那相思之苦，也还罢了，如是在下变心，岂不有负了姊姊一番关顾情意么？”

阴阳罗刹双目中暴射出奇异的神光，黯然说道：

“咱们萍水相逢，结识不过两日，为什么你要想得这么多

呢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

“在下失信，姑娘多多担待。”转过身去，闭目而卧。

阴阳罗刹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

“兄弟，不要错会了我的意思。”

突然住口，垂下头去，缓步出室。

林寒青缓缓转过身来，微启一目望去。

只见一个美好的背影，流露出无限凄凉，逐渐消失在门外不见。

林寒青挺身而出，暗中运气一试，只觉真气畅通，那内腑中的热毒，亦似是消失不见。暗自奇道：我内腑之毒，也不知是那一个把我医好，看来那造化老人之言，也不过是故作惊人罢了。

但这位充满着神秘的丑怪人，行踪实是有些可疑，必得设法了解她的底细才行。

心念一转，又缓缓躺了下去，心中暗道：她既知我有病，何不索性装出病势模样，看看她如何处置于我？闭上双目，假装睡去。

那知这一装睡，竟又真的沉沉睡去，待他醒来时，房中已然起烛光。

启目望去，只见一角木案上，红烛融融，阴阳罗刹一手支颐，望着烛火出神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天色很晚了么？”

阴阳罗刹先是一怔，继而微微一笑，道：